皇明史概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九

臣朱國禎輯

大理卿李公

公名仕魯字宗孔濮州人幼穎敏動于同學足不窺戶外者三年肱博淵沈益切尚友之志聞婺人朱公選得晦翁朱子之傳千里負笈從之一見深相　合紬精探究盡得其所學而歸元末大亂隱居不出然所在聲望奕奕　高皇龍潛時已識其名洪武初　詔求天下有能傳朱學者所在以聞有司乃奉仕魯應召乘傳至京
上一見喜之曰吾求子久矣何相見之晚對曰　陛下

方以武定天下臣逢掖下士溺於章句不能左鞬右弭
馳聚中原冀禮興樂成之會以文事進身故意有所待
耳　上曰文武初無異道俎豆軍旅豈截然兩途且朕
方收攬才士以佐太平乃以文武揆乎遂除黃州府同
知仕魯曰臣所夙願惟欲朝夕歷前備顧問以行所學
上曰姑以民事試子耳乃奉　命抵任風裁楚峻政理
寬和兵亂後加意撫循民之瘡殘者卹之吏之莠蠹者
斥之期年後刑清訟簡民以大和以治行卓異聞于
朝召拜大理寺卿律比精嚴守正不撓時有僧金碧峰
者應對稱　旨求為僧建職司授官許之仕魯曰　歷

下建極之初意所祈嚮即爲後世子孫天下臣民之標
表奈何不崇聖學而信外道乎懇疏至三十章　上堅
不從涕泣叩頭曰　陛下旣深信其道無惑乎臣言之
不入也願退　陛下勿放歸田里　上震怒命武士捽
搏之立死階下

大理少卿陳公

公名汝輝字耿光郃安人父君獻元時舉明經爲南縣訓導家教有方汝輝幼 儒術旁經子通武略尤邃天文地理結廬南阜鹿龍師友比壯游燕越以覩羣雄常與趙子貞柳舜舉談笑遊說其間六七載又與劉伯溫余叔鉡登臨衡湘尋奉書東游諭降賊首以眞主未興歸隱於越結雲菴剡溪潭上樹種瓜菓以待嘯侶郎景賦詩 上旣渡江泰元之陳遇友諒之降書徵辟時張士德聘幣亦至逆不敢應報元之飛龍而徵比之伊呂孔明汝輝欲徙門生陳元在天書 上

恭朱仲舉咸勸留繼而徐　相國復遣使徵起亦不至天
下既定遂以經明行修應詔使大臣較其學行第一榜
日八闕元士而陳元震亦與焉貢之元震見法律森嚴
悚懼乞歸惟汝輝條論十事詞氣英爽授吏科給事中
遣如蘇州按視民瘼吏獘還奏吳松閘數千里之地港
港所消無宅貨食物悉有征稅此皆承襲元污未盡更
制乞以大學生財之規體孟子仁義之訓一切掃除之
役疏言自古文武並用所以靖亂綏太平未常有稍
紳縉流孫居同事可相濟也臣觀勳舊耆德思欲去位
而縉流恰夫加以譴間如劉基徐達之見疑李善長周

德與之被謗覩蕭何韓信之危相去不遠府生太學生之斥覩宋臣詠檜貽譏之還能幾何哉伏願自腹心以至耳目啓沃喉舌之司皆處以德行文章之彥則天下之賢可來而收天下之治可漸而成後承制奏論政疏請法程顥所陳十事言之至再 上謂其志大言迂不達時變徙滯成語紛更朝事汝輝因自劾求歸不許以爲大理寺丞適有疑獄又上疏曰伏覩十二月大理寮屬所評張廉使李知府諸刑奏有內旨不敢准理臣聞張某在山東杖一僧人李某爲知府件一屯道翰林學士只撰文犯諱忌字皆非大奸惡刑部及本寺寮屬用

得內降但欲纖獄夫廉使知府非一考六年可至必舉
課稱濟以得伏惟念得賢之難少加愛惜既奉部郎刑
獄于山東浙江歸轉本寺少卿李蕃長之獄汝輝上書
力爭蕃長坐 上思汝輝疏召入賜宴與侍臣郎景賦
詩名黃花宴宴畢仍以鞍馬賜歸一日 上問卿幾子
朕當擢用對曰臣有三子長在太學次蒙吏部選除序
班季尚幼 上嘉賚賜白金綵段并及三子汝輝挈子
入謝復留賜宴因問閣中藥物汝輝誤對稱俺給事勑
汝輝倨傲無禮汝輝謝罪乞休不許頃之山東張副使
某不奉勑諭徵答內臧 上欲處以大辟汝輝力爭封

還御旨　上怒遣御前指揮押赴刑部行經金水橋投
水死　上聞而憐之詰指揮胡不救遂坐指揮死製文
諭祭　葬鳳凰山時年九十餘矣著有南臯集

監察都御史林公一曰姓劉

公名駉字宗道以字行改字良卿先莆人父寶字惟賢元末侍陛一翁游庠因家焉讀書好古家貧爲吏不私人一錢民有冤者百計伸之後生公命名郎厭祿之亦試爲吏太守胡宗華奇之勸令業儒因究心得其肯要奉父隱程溪洪武五年十年再徵至京懇乞終養歸福訪賢哲從趙彥進遊趙叅宗程朱之學者依三年歸以敎授爲業立家法別男女黜不順之婦修冠婚喪祭之禮非其義也一介不取父喜且曰吾爲吏三十年閒居官者始未常不皎皎著廉聲久之窺其微鮮有能白者

爾將如是真吾子大吾名十五年再徵辟不獲至京同

召者八千餘人對策第一　上命學士詹徽糜德行科

復居第一賜宴內殿與同時趙翮申甫皆以布衣入侍

尋拜監察都御史國初有監察都御史正七品與都給事中相對後改為十二道監察御史

時有狂人入御座訶求直言陳格君心釋民物二十事

言甚切直　上嘉納之每侍食議大政因論同列邪賢

條刺弊政體上爾釋不問質黨給事中董希　擢疏中

字激怒　上徙滇南至蜀之瀘州會大赦當歸鄉縣以

未得特旨留滯之　上一日思公召入凡使者抵家不

得御史臺檄其父詣朝令徧覓至蜀蘭陵病卒　上思

益甚乃命像詔取鄰居者旁求之給路廩且面諭曰得宗道人賞千緡時門人陳拯在道中遇公於播州距公沒二年矣至渝州拯始以告被髮號慟行奔喪遵至武昌囑拯誌父墓悲不自制赴水死時洪武二十一年也學以禮爲宗修于身教于家及于鄉皆以禮故鄉人號爲愛禮先生其教人內謹心術外謹威儀言詞日記功過歷相考驗反覆開諭必使有所感悟而後已最惡釋氏欲驅之使不得立于中國陳北溪文公高弟弟子也產於漳先生謂北溪之學皆自膚行庸言朴實頭做去故其學一本于躬行蓋問北溪而興起者也趙彥進則

謂先生少講明而名篤信經體察而重力行濟之後賢
如林家巷雍稱其事親至孝扶植綱常陳布衣眞晟稱
其范禮化俗大有功于名教皆實錄也文集十卷行于
世子崇趙府長史

待詔尨公　附陳玄　趙彝附

公名士榮閩人有才辯洪武中以儒舉至京上疏曰臣欽奉勅符受國重聘與天下士數千人親承　聖諭共論治道諄諄誠切至于再三臣之愚昧不足仰答然使臣不肖之言行則賢於臣者皆進言矣欽惟　皇上恭勤求治于今有年在朝賢哲豈皆不言所用臣宰豈皆不賢臣恐言之不能拔其本用之未盡展其材也方今智者私為身計甘溺暴棄迂者不思自守累犯憲章皆由進者無拔本之論選官者無量材之實也竊微之事濟太宗不過隨事力諫不能格君心之非是無拔本之

論也漢文帝屈賈誼於長沙是無量材之實也古稱才難周有九人而巳賢者難遇千萬中不得一二焉如淘沙取金厭沙多而不淘則金不可得用人而歷試之如鑛之鍊銀若不鍊而用之則鑛多而不能成器矣願

皇上詳加揀擇或一士不稱餘士皆棄則賢在其中亦莫能辨此未淘之金也進用之初或不當職則雖有才能將來收拿此未鍊之鑛也而拔本之論重在

皇上

之身者則當以求言爲主正心爲先仰惟

皇上剪伐羣雄拯濟生民驅夷狄復中夏一洗北面戎虜之耻臣竊爲千古豪傑慶快無窮今聞

聖諭切至感發臣衷

臣實思共思忠如象給以筆札條列事宜或入侍左右
劇論庶政臣之願也　上擢爲翰林待詔手詔褒論曰
昔周舍欲載筆操牘隨君之後月有所記月有所效歲
有所得共君說之卿八閩志士久守儒道應召而來肆
然特出攄誠納忠欲榮所懷非但朕愛卿問卿之風者
皆知愛矣守此不變將同古人名垂後世卿尚勉之又
特諭問修身修神及三宗之說蓋以士眾儒者　上方
註道德心經并欲窺儒術故惓惓如此將問又有陳去
趙彥剛
陳公

陳公名玄隱居教授不求聞達洪武十七年以守臣薦
召試稱
旨特拜右僉都御史尋以年乞致仕
趙公
趙公名彥剛洪武中知萬安縣廉能寬簡興學勸農後
均訟理奸盜屏絕代去行李蕭然百姓呼為廉清父母

助教貝公

貝公名瓊字廷臣崇德人性坦率不事邊幅而篤志好學博通經史百家之言善爲文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被薦修元史旣成受賞歸六年以儒士舉至京師除國子助教　上嘗坐奉天殿召諸助教瓊及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諭曰汝一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由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戒勿讀皆頓首受命瓊嘗慨古樂不作所謂成均徒有其名迺作大韶賦見志宋濂之爲司業也建議於朝謂當立五學並祀舜禹湯文爲先聖　高皇不聽且黜

辱之然士大夫猶有避溓者或乃作釋奠解解曰庖犧氏開天下之文神農氏與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尚象以通天下之變此為治者莫過於三皇也乃至於孔子不得如三皇修君師之職於是刪詩書正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明綱常於萬世德雖同而事則殊矣然則或欲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按周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皆奠於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

之下云是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周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漢魏之主取舍各異周孔迭爲先聖孔顏互爲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永徽中又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爲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爲不易之典是唐宋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于三皇也由是觀之古之設學原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于天下非一朝所得專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巳然虞世南韓柳諸記可考矣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

而三皇不預也盛矣哉孔子之道中國尊之夷狄尊之祀以王者之禮謂不如是不能稱其德是出于天下之公而非一人之私歷萬世不可易者今欲崇三皇爲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襃其功降孔子爲先師使混于髙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爲不可也

或又曰古者祀舜于虞庠祀禹于夏學祀湯于殷學祀文王于周學舜禹湯文得以祀於學而不得祀三皇何制于貞觀之制耶曰王天下立四代故祀舜禹湯文而三皇將祀之於何學歟或曰先生詳言之曰三皇孔子其道一也崇孔子之祀當崇三皇之祀焉以佛氏之法

空寂滅老氏之荒唐怪誕無益于人與國且崇臺廣殿假于王宫法亦非之禁姻三皇之功及於人者如此而領之於醫特主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祀之於學則非義矣時余為國子助教適聞有以邪説言於 朝破貞觀之制者既斥而不用余懼其惑人也故辯之其持正論類如此九年遷中都國子助教教勲臣子弟變爲人文行超越素有名學雖將校武夫皆知禮重十一年九月致仕明年卒于家有清江文集二十卷行于世

宋景濂廟學議

議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不以古之禮祀孔子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古主人西面几筵在西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面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有古意今與後制遷神南面非神道尚右之義古木主棲神天子諸侯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為菆無像設之事開元禮設先聖座于堂上兩楹間先聖東北皆席莞尚掃地而祭今因後制樽上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也古灌鬯求神於陰焫蕭求之陽也今用重薌代古朝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示嚴禁也今以秉炬古之有遺

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也當是時學者各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于天下固當其七十二子宜止于國學設之餘各祀於其鄉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以顏子關重櫝也今以荀况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長馬融之黨附勢家亦濫厠其中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

舜堲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回參伋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于廡間顚倒彛倫莫此爲甚古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擇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宫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爲分也今襲用魏漢律所製大晟樂所謂亂世之音也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雜乎雅俗升降晀乎左右此類甚多難可更僕若乃建安雄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開公暨

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于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道祀則自天子下達如是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泊於當世矣丞不廢於武弁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天子立學之義也疏入許

上意謂宜

學錄蕭公

公名執字子所一名雅言泰和人祖夢得有文行嘗廬墓三年以毛詩訓其鄉人執博學強識赫處讀書於武山尤長于詩洪武辛亥郡薦選國子學錄分教胄子多所造就明年夏至 上將有事於北郊前期丁巳大雨初止 駕詣齋宮召兵部尚書吳琳禮部主事宋濂率文學能賦之士從焉於是執偕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黄肅 肅字子邕江西新城人孝友勤學問博通經史子勝國將官主事洪武初自北平來見 上仍以爲禮部主事明年陞禮侍郎 上初勝國學方務稽古禮文之事肅討論潤色居多與宋濂王禕危素李質等以文學相友善已降工郎中尋陞工侍郎轉尚書書坐法當偕 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命罰俸

六年出廣西行省參政所著有醉夢稿十卷王聲爲之
敘稱其簡易平質一本於漢魏而絕去近代聲律之習
讀其詞知其於天道人事物理之故最深云後入薦稱
世絕其稿無存鄧汝袚挺邑故家敝篋中得詩數十篇
而是時杭人楊載仲弘始厭宋詩之陋以爲詩當取裁
漢魏而音節以盛唐爲宗金谿朱文昌孫徵索隱新得
詩古趣而詩精遂
闢北地門戶矣

翰林應奉張籌等十二人入見時
上新服絳紗巾御處閑適顧問曰今茲祀事是將天
宇登霽克厭朕心爾等以文職陪祀宜即時物題詠因
命賦殿下柳檜併荷蔭退而詩成以次呈獻　上親覽
諭之品第有差既而復命中官傳　旨往殿後觀梔子
花人給紙一俾各賦詩詩既成序進如初公最在後
上閱其詩喜動於色因命起居注劉季道出前詩令在

侍者徧親之公班列最遠則又召使前焉其爲　上所寵□加此賚教三年念親老力可歸付凡三四上乃得請既歸鄉之子弟以其教太學有成也相率修贄從之游者日衆於是里士蕭鵬舉與蕭學文輩倡建議塾且買田以資館穀廬陵王伯循聞而遐之競來助成盍道義所風不勸而自集也性至孝旦夕不離親側沒則廬墓三年誘進後學孜孜不倦中國公鄧愈統兵勦龍泉寇蔓延泰和請軍門陳禍亂之由於是愈下令禁止邑人德之禮部侍郎劉崧序其詩集行於世

說書王公　弟佑　子泰

公名沂字子與號竹亭泰和人父以道元季被薦親老辭配彭氏生公幼時聞張南軒論孟子義利之說心慕之旣長刻苦自勵學易于元進士楊升雲習科舉文辭而於性命之理尤得其精微至正癸巳試有司被落即不復出教授于鄉江西參政全普菴撒里辟行省照磨吉安路治中皆不受未幾江西陷沒洪武庚戌聘爲廣東試官其年侍御史吳去疾薦其學行宜在近侍徵爲說書留數月授福建運副以老懇辭賜歸田里屏居城西龍灣之上有竹數百竿日寄傲其中益以成就後進

爲務從學者衆接人色莊氣和語簡理盡人皆樂就六
經諸儒之書靡不深究旁通子史於天人之微聖賢之
蘊古今治亂成敗之故蓄之富察之審言之當而履之
確也孝友篤至終身不道人過失古文宏偉浩博至論
辨古今成敗得失之際馳騁貫穿折之於理沛如也喜
賦詩所與遊皆當時名士若襄城楊伯謙秣陵周禎豫
章葛石大梁李敬清江彭鏞劉仲修鄉先生劉尚賓昆
弟廖文學守齊陳海桑心吾與先生之弟御史子啟日
賦咏往還以商確雅道爲已事倣朱子家禮立室爲主
祀其先法制極備御史妳以罪謫役和州闔之貲所有

因崇往給其費尋介行李躬往視之既而御史胥還日怡怡起居未嘗少離先生儀觀偉然氣崖高邁和氣充溢渾然不見鋒穎御史狀貌魁梧威嚴整肅昆弟常從容入鄉閭人望而敬之所謂二抄集者御史與先生所作也若有竹亭退藁若干卷藏於家洪武癸亥卒年六十七進士劉雲章嘗贊曰淵乎玄酒之在尊凜乎大阿之未出匣皭乎其清而飲之不竭薰乎其和而即之弗可狎又曰使及門孔氏則風雩之詠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所安而特視其所合人以為確論弟佑子泰

弟佑

佑字子啓號啓翁十數歲卽知自重元季避亂匿平川山中力學不輟兄弟自爲師友稍出遊南昌與名士爲詩友行省平章禮致爲塾賓江西旣內附首舉敎官吏部試中經義備十八人者入見是月太史奏星有文明之祥　太祖喜皆除御史賜襲衣及宴風裁㧑勃動人廣西平初罷官府簡御史往任風憲以尋適爲按察使先生及胡子祺爲僉事子祺曰古刑新國用輕典先生曰蠻夷之人素昧君臣父子之分瀆倫傷化不及此時明禮法以示勸懲後將難制適從之所分部郡縣吏民悚然三年偕子祺入覲時蜀土初平重郡守之寄遂徙

先生知崇慶州子祺知彭州崇慶承兵革蜀弊之後植
仆煦槁隨事盡心民始稍蘇坐累謫役赦歸從學者日
衆嚴師道施教有方晚學者望之皆內自斂肅不敢侈
肆江陰徐遜知泰和勵精為治聘訓導縣學日躬詣問
政先生曰示民以好惡之正而去其蠹可矣遜虛己傾
聽陳藩桑當言王子啓壁立千仞不負所學劉尚書子
高言子啓真風紀臣包孝肅不足多也郭守敬曰子啓
平居一言一話皆可書簡冊垂法戒蕭子所曰王公秋
霜烈日固嘗憚之先生擅文章其得力處養氣為要中
歲以前所著燬于兵晚獨存長江萬里稿年六十六卒

子泰

泰字伯貞母陳氏天資爽偉通經史能文章省李父啓翁於廣西慿桂林及啓翁改知崇慶浮洞庭至蜀復東遊京師足迹半天下遍交一時賢士大夫由是益恢弘穎達文思日進性至孝侍母孜孜晝夜不解帶啓翁罷歸無子公朝夕養之終身接人以誠信自奉儉約義當存恤者不計有無嘗曰吾所守者三言循天理而已洪武壬戌應詔　上問太極之說發揮明晰同時應者五伯餘人　上試經學及時務擢公第一即命公次第其餘上以為允授廣東試僉事分巡雷州防海寇復廢渠清

鹽法之弊會華其官召還授工部主事　上語尚書趙
俊曰江西秀才王泰汝宜從之學問父喪歸進上諭安
慶者十年戊寅薦授瓊州知府一務寬大崖州黎相仇
殺或以反聞請用兵已得朝命獨察寧遠丞黃童廉平
令往役驗執黎首事者偕來聞於　朝兵止不出是舉
非公廉爛不可言矣訟者牽連每至數百人急則逃入
生黎獨虛心聽之數言而決且加化道亡而歸者萬三
千餘人在瓊旱甚禱烈日中明日大雨而半舍外尚焦
冊禱之後大雨歲以大熟洪武丙子三考清淨簡易稱
嶺南第一內艱歸建文三年入京授肇慶知府未任卒

年七十五娶歐陽氏二子信直直官吏部尚書有傳

知事黃公

公名鼎字伯器一字孟鉉先世吉水世業儒大父天衢篤行勤學于書靡不通究父彥來直諒和厚四子皆秀穎伯器季岳尤傑出伯器天資絕人八歲能誦五經四書涉知大義成童為文章馳騁馬班論議閎博不可窮既冠明於世務自許賈誼時翰林吳沈得其兄弟之文讀之歎曰今之軾轍也季岳穎悟超越清修篤學兄弟自相切磋然必推服其兄伯器用薦授鎮江府知事鎮江密邇京師庶事叢脞簡牘山積既至裁決數日而盡素習者不能及吏民畏服之歲中坐詿誤罷官

退處山林取舊所爲文悉焚之一志於性命道德之旨自六經至于濂洛關閩之說研精覈微涵泳浹洽久益沛然其從學者日衆善開諭獎勵誘掖感之以誠學者無賢愚少長皆樂從之隨才質高下各有所成凡教人以實踐爲務必使窮其理而體驗於身數學者專務科舉之業曰士固由科舉進然志於道者必不以是自足明道嚮菴吾師也篤於孝友恬澹守約窮達一致爲文章脫畧凡近根據至理粹然大雅所著有四書五經精義若干卷學古齋詩文若干卷宋史論未成卒年三十八楊東里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國家初興吉之宗師

碩儒林林比立也一二十年物故盡矣學者方倀倀如失所歸伯器後出汲汲焉以成就來學爲已任所從學者衆矣其顯者故大學士胡廣左庶子鄒緝余不及識伯器而二子者皆與余久處爲余言伯器才高意廣襟度洒落玉潔而春和庶幾程伯子之風余未嘗不俯而興慕俯而私憾未得親炙也然觀二子者其文學行誼亦皆今之士所未易及孔子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吾故删廣稱者爲之傳云

知縣兪公　附殷奎

公名貞木字有立初名楨吳縣人祖琰元溫州學錄稱石澗先生有易說數十卷行於世父仲溫平江路學錄生公聰敏稍長能屬文篤志問學欲力追古人既冠或勸之仕以學未成遲之永嘉陳文毅以易經擅聲來寓吳中從遊多所開悟後陳中進士宰慈谿負笈從之卒業元季兵起辭歸不出研考程朱之說凡十餘年視榮利泊如也同時有崑山殷奎奎字孝章一字孝伯先自華亭徙崑山少從楊維禎授春秋嘗應鄉試不利遂謝去洪武四年薦赴京試高等綱授州縣職固母老請近地便養件意謫咸陽教諭盡心教事在任四年念其母不置鬱鬱而死年止四十六門人私謚文懿先生奎文章精審有法尤淺性亡勸

於纂述所著有道學統緒關家暨祭儀崑山武陽二志
關中名勝集陝西圖經婁曲彙稿支離藁渭拔綠語臺
二子璧字孝達號孝揚俱明經篤於孝友奎卒塋間
關數千里迎其柩歸葬舉秀才試廣西會事終大平府推
官
謝應試不仕將相往復議論　大明混一薦授樂昌
令外艱改都昌有周元公朱文公祠大修治因以崇教
其民翕然從化毋憂親族犯法倒弗起遂息交絕遊屏
棄世故閒作詩文以陶寫性情有集若干卷與人處雖
甚和易而中峭厲不可犯晚節益清淨自娛安陸姚善
來守郡折節下士聞名禮致之訓其子會鄉人有訴曲
直者妄以書抵初不與知其人逮理上刑部亦在檄中
事白將旋竟以建文三年卒於京年七十一

修撰縣丞蔣公

公名官字伯雝眞州人三歲喪母哀毀如成人五歲誦孝經論語左國十歲能屬文表章庸孟之書父喪勺水不入口人以比古之死孝時陳子山方鋭意釋經官從之遊列諸家傳疏得失以進子山異之授以詩書春秋及諸文章大家官輒悟其旨子山謂人曰明敏若官雖汝南應世叔不足多也自是博極羣書于制度沿革陰陽曆數之義無所不通元至正初登第未幾丁祖艱兵亂負祖母避地浙東以薦授行樞密院管勾服闋授崇明州判官攝州事州在海中多警整戢備禦民得以安

丙午　天兵至姑蘇宮知天命有在以州降見大將軍求歸田不許部使薦其才可備史館授翰林修撰洪武紀元擢開封府鄢陵縣縣丞當南北要衝兵燹之餘寇賊充斥居民存者無九宮廣爲招徠一年復業五千戶餘弭苛擇患撫帑理皆通商販理冤滯安反側闢學校崇德義邑人大和考滿朝京疾卒

訓導蕭公

蕭公名峻字尚仁泰和人祖方平以書記死於文天祥匡山寨（一曰父死匡山則去公卒之歲已一百二十餘年矣公安從生耶）公四歲母亡承父靜安之訓恭謹知讀書爲文哲不失先業性穎悟成童以書經有聲元季運否父老未能離即退晦自守恂恂鄉黨間爲人所稱楊翰林吟寓奇之以兄子妻焉比壯博通羣經尤長四代之書旁貫洞微識見廣遠爲諸生臥誦四書終卷不失一字性端重不喜諧謔嘗宴會豪士有垂老者中席醉楊舉杯相屬曰吾徒身後得銘惟蕭生是托拒其肩正色曰須好爲人庶不負吾筆

也一座爲之改容世變以來禮法廢弛閭里宴集諸少年往往諠譁恣肆動至取罵有識者多畏避不敢赴閭公在關欣然相卽曰一蕭先生足可鎮席矣待諸少不惡而嚴語稍不當惟正坐不應門方來學者誘掖諭道懇懇不倦或以爲大勞曰教人當如此矣一言一行足爲儀表以故及門之士莫不涵養造就戶外之屨常滿而邑里後進薰其德而善良者更不少也與人交不屑屑責備愈久而敬不衰事父孝愛遇盛宴有珍味不一舉輒諸生承意轉饋于家妻亦克恭婦職靜安公年九十卒雖亂離造次不少忽于禮哀毀常如初喪妻以進

年重憂成疾卒既而世運更革所居蕩於兵燹長子忠
被虜去孫羅氏雖伯兄允道嘗備楚鄉試力致公於其
里因家焉　國朝處學清與文大徵諸儒首舉不就洪武
壬戌春詔舉天下賢良有司逼起之至京首陳十便書
其畧一曰審聽證告誣叛者以便良善二曰禁止實封
者以便上書三曰免池塘之稅以便耕種四曰發分撥
秋糧以便會計水脚五曰發行發折收以便民間預備
六曰雜料隨土地所宜以便價直七曰雜造不必闔局
拘監以便民自為八曰罪坐所由以便同僚九曰依律
料斷以便當罪十曰考覈生員以便學校書奏復懇陳

民無寸鐵之外而受叛逆之名誠可痛也　上嘉納賜
宴右角門明日召入授淮王府左長史以年老辭至再
四忤旨謫教楚雄明月　上念其忠且年老追還入見
留京師朔望一人覲居歲餘一夕夢神人引至別室有
古書筐篋之類指示之且曰先生就此得歸家矣覺而
異之是歲除平涼訓導既至學舍則皆如夢中所見因
歎曰何莫非命也自是安于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學
者信服屯營守帥皆遣子弟從遊善誘率就雅飭其與人
爲善本于至性故自大江以西經生進士多出門下名
播省憲二十三年校文湖廣又三年校福建奉　詔考

定典籍宴奉天門趨朝　上目之曰眞老成人可敬賜
御饌令十日優與供給入對屢稱　吉衍會同館往來
翰林國子凡四閱月學士劉三吾祭酒胡季安論議多
所推重已而得歸老之請宴饌奉天門賜衣被鞾韈給
道里費比歸營墓東山自誌而銘之寫眞自贊曰吾以
此見祖宗於地下差不辱矣時時語人曰吾已老若等
宜守法律勿犯條例　上神聖聰斷動必加法不汝貸
也二十九年正月誕日親友捧觴爲壽笑曰吾益衰白
矣今年又大比其能免于行乎三月浙江使者果至而
公以六月得疾無一語家事忽攬衣起坐曰吾其止于

是乎言終而逝年七十二子二忠字用文以被虜爲臨洮百戶何遇將消息不聞公自平凉還用文適入覲遘逝道左且哭且慶遂得歸遵字用道篤于孝行治喪始末一依家禮公所著初有正固集在京有金華稿入平凉有歸來稿在湖廣有邪渚稿求文者塡塞常曰吾爲文不肯欺人片言但移置別人便用不去有五經四書要義傳於家又嘗取刑統八韻賦引律理爲之解併爲一集或問之曰二書本不可同語先生胡爲合而釋之答曰天下之道本一而爲用則有二曰得與失而已出乎聖學必入乎刑統吾合二書將使觀者知所擇也陳

海桑讀其文而序之曰先生養高龍門三華閒清修蓋
節種學績文不求聞達而亦未嘗不達殆古之不顯亦
式者與尤不信鬼神邪惟之事鄉鄰有疫癘無憚昏暮
赴救之曰此人家稟不正之氣故得此一症鬼安在耶
學者私謚爲正固先生因其齋名也泰和蕭氏相繼起
爲大官顯于時者多其裔■云

訓導金公　　附葬銘

公名固字守正新淦人四歲母口授五言詩輒能成誦就外傳日記數百言緣文求義通其大要習聲律課詩援筆立就有奇語刻厲學問母憂其過勤夜讀輒止之則潛置火密室夜深閉戶默誦日親良師友講說兼通書詩春秋史漢尤究心于易是時安成劉雲章吉水夏道存皆以治易名往質所業志年與交有所疑必先求諸心然後歷考古說而折衷焉至於天文地志律曆器物數度之詳無不用心焉雖寒暑兵亂艱危之際未嘗釋卷名其居曰正心學以孔氏爲宗漢以下則曰周程

朱張吾師也洪武中郡守聘爲訓導嘗慨師道不振學者日趨簡陋至是毅然自任嚴約束而身率先之于道德性命之旨正心誠意之方爲之開諭反覆詳明戒以敦本務實學爲正人無徒苟事文藝止從利祿計至評論古今人才賢否亦必以此爲准諸生翕然嚮服稱曰雪崖先生公孝友恭儉出乎天性一言一行皆以誠爲主動循禮法布素泊然家無餘畜非賓客不兼味非其義一介不取而周旋姻舊振匱乏之常如不及同郡宿儒惟梁孟敬劉仲修胡行簡張美和聶器之器之名鉉清江人洪武庚戌舉于鄉辛亥中會試 東駕將幸臨濠 親策於庭賜傳三甲郎日謝忍趨 東宮聽注官職名爲光祿運

而分撫之鈇得廣宗縣縣丞到官問父老民之疾苦何
者爲劇對以夏旱蝗食之役最爲劇鈇歎曰民病亟不
上聞并所以事君也卽奏於朝　上遣使賑災傷悉蠲
其租鈇滿入覲上洪武聖德詩南京賦授翰林侍制以
老疾辭不許比因子助教府功臣子弟多在班列鈇兼
客諮導使就繩檢尋遷翰林典籍十三年老疾賜歸十
八年召考會試得圖學知名之士甚衆　上憐其衰朽
之因辭召問所欲以年齡益高求便地乃授廬陵縣學
敎諭終
其身　相與爲莫逆交洪武乙巳得疾長子幼孜從學
于外次子行侍手書四十字詩一章示幼孜書遺命數
事示行又書四十字詩一章謝素所往來自題神主付
諸生使裝幼孜沐浴更衣端坐卒年五十七所著詩文
有湘灔稿若干卷

敎諭趙公　胡公　李公

公名謙字撝謙餘姚人博洽經史時號考古先生蚤歲孤貧寄食山寺肅志聖學東遊鄞台聞金華鄭四表學有根源往師之尋考亭墜緒歸而几坐埸山萬書閣博究六經百氏因續武王諸銘并列四物歲於座右嘗謂士之爲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讀書讀書必貴識字故曰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遂纂考古markdown文述六書本義以拔其關鍵成聲音文字通以極其博及其終也會六經百氏於一心而約之以造化經綸圖又作學範以推所得於人天台林氏序六書本義有曰吾知此書包

貫古今卓然特立其有功於先王也大矣西邸顧氏謂
聲音文字通功不在孟氏闢異端下門人合肥王惠仲
馳謂造化經綸圖泄前賢未發之機啟後學既進之徑
四明鄭氏有曰學者以斯為範當為名世大儒洪武十
二年　上命詞臣修正韻應聘出年纔二十八宋景濂
淚知遺二子從游自信其說衆嫉之目為狂生出授中
都閟子典簿及正韻成多用其說明年與僚友論事不
合罷去放歌東歸益肆力於著述學者翕然宗之二十
二年　朝廷搜訪遺賢吏部郎侯庸薦奏　上曰朕知
之久矣將老其才大用之又具啟　懿文懿文曰吾識

其人宋先生每稱之然其所著書非詞庭不能就其以
爲教官有忘者曰可行耋猶乃領教授出解大爵爲文
送曰教官聖人之木鐸也吾嘗賀聖人於南海之濱又
增一木鐸矣既至作瓊臺布學範慨然以興起斯文爲
已任雖將門子弟及蠻夷荷戈執戟之徒皆知向風慕
義而遠方從游者若莆田朱繼伯郡三山鄭尚賓東陽
孫一仲岳臨川吳平仲均輩爲最著由是南海始聞聖
學而名世之儒浚出矣二十八年卒年四十五永樂初
門人柴廣敬擢進士以聲音文字通一百卷上奏　詔
貯秘閣學者心好之莫得而見也　英宗實錄以先生

為術之人物廣之名宦纂入其中然不能詳其本末先是庥終手書別覆士曰予聞之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為人物人物又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其聚其散蓋皆理數之自然相推不能自已豈有所為而為者乎之此身在太虛中如冰在水而今將為水矣水與冰時為之非其自為也何所留亦何足戀聽其自然可也方圖成授王仲廸曰觀此以明其理寡欲以養其心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矣易與中庸皆聖門傳道極致之言也而先生此圖又所以發二書之秘故其庥終所得如此先生于世利辯華澹然無所罣礙

直義所在目無王公然終以此厄窮無悔

胡公

胡公名璉字商用江西高安（一曰筠陽）人魁梧奇偉身長七尺虬髯奮張論議英偉見者竦動性孤騫傲岸不曲合取容當世然聞人善如已有嘖嘖稱之恐後士大夫與遊者或有過輙曰胡公其知之否公或聞之曳杖來痛詬怫已俟其人引咎自責復怡然笑曰友道貴直非訐也平生不尚華麗布衣糲粟處之澹如少從豫章陳仲易學尤精於易元季兵起杜門惟事親爲務母喪終制弗御酒肉父旅歿括蒼時道阻不通蒙難走二千里奉

民以歸癸丑袁州偽帥歐祥遣右丞劉敬襲高安據之
一時名流皆爲所羅否則遇害公獨斂迹遯去甲辰
大明兵至敬大恐謀掠士女金帛火高安退保新昌公
知事急乃往見敬庵下偽院判雷均正員外郎袁友德
曰事已迫矣不蚤爲之所恐立受禍高城既不能保况
新昌乎且天命人心已歸　真主觀大將軍用兵可知
戰勝攻克迅若雷擂勢必不敵事貴幾先失之悔無及
也友德曰君言是也然右丞不我從奈何請自往說之
敬懼聽命欲先詣督府投書而難其人復要公以行公
曰吾行矣恐汝等先諾後悔城中禍福未可知也友德

叩頭誓不敢遂至臨江白于大將軍與譚溪喜欲即官之苦辭賜衣一襲俾還於是敬等相繼出降城中以戶計者十萬以口計者五倍權然以爲更生洪武八年擢教句容直諒忠信士子化之尋以疾歸每撫膺歎曰吾乃止於是命也卒易詩書諸家說析而係於各章之下於易則又以程朱之論會通之而芟其繁蕪者謂其得四聖人意諸史百子手筆者二百餘卷每呼其孫振栝視之曰即不諱後遺汝以此矣賦詩爲文間存其稿遺命不用浮屠將易簀親友環視強之曰灼艾或可起舉手加額曰君子貴知命遂逝

李公

李公名德字仲修番禺人夙負逸才博覽羣籍工文詞尤邃於經學明毛詩尚書洪武庚戌薦至京師　上親策問賜徐大全等出身有差德預焉授洛陽典史遷濟南西安二郡務非其好也政暇徧覽帝王遺蹟登高作賦發其胸中磊落之氣人爭傳誦嘗著論謂西安南陽皆天下大形勝所在建不拔之基者當擇而都之江東非其匹也歷職郡邑十餘年自陳衰朽願就教官得爲漢陽教諭當兵華初息黌舍蕪薉蘿中子徒僅十數輩皆野獷不可與語盡心訓廸之言於有司難致民聞子

第後頗者館穀焉人始知向學秩滿改廣西義寧縣其俗尤陋德立法凡遇家有吉凶事當告假者隨貧富以備幣贈之孜孜勸諭使約束鄉黨不得爲惡習俗日美科貢漸盛方有薦達而德以倦遊南歸卒于家詩多效長吉太白孫賁笑之曰子眞混元皇帝遠孫也乃力追古作有易庵集序者以爲跨晉唐而躁宋元云少嘗自號采眞子著論知子書晩更潛心伊洛嘗謂誠意爲古聖哲心要所作詩有曰意誠諸妄遣可以通天地又曰鑿空非自然立異豈眞實堯舜與塗人其初本同一致世稱有理學者必曰李仲修子平字底信亦能詩

敎授吳公　胡公 附李希明　徐公

公名勤字孟勤永新人父師尹學者稱桂江先生元進士永豐縣丞母龍氏幼穎敏方學語時孔媪負之行庭外以手指地媪不顧行而過少焉仍經其處復以手指地乃視之得一大錢媪意其所欲取以爲弄指錢上字推媪手羅案間人皆異之十二三于五經羣書咸成誦文章煥發欲就試桂江止之曰我在爾且止應曰兒欲遊戲耳非謂有所進取也弟仲謙英邁俊秀俱負才名人謂之吳氏雙鳳兵亂謂弟曰苟如此何以自立乃以弭盜之策獻元守臣納速兒丁切中時弊守不能用戊

戊避難于洪都時陳兵至被圍一日上滕王閣觀其勢
甚熾乃言曰使我得千人守此賊安得至斯聞者壯之
欲爲于司徒道童曰城破在朝夕我豈能坐爲魚肉乎
明日司徒遣公出間道歸癸卯　上遣將平吉安紀律
嚴肅問此真王師也向者狐鼠寇竊惡能有成乃往見
總帥時淮南郭奎爲參謀相見即領薦劇談達旦不寐
遂出所爲詩命公編正言于總帥署爲泰和令以親老
辭洪武初被徵至京試經學第一有　旨治經者俱教
職以高下分等第三年有成許給傳來朝其餘俱入雜
流銓注公以高等除武昌教授日與學者講明問學于

聖經賢傳剖析與義反覆開導懇懇不已諸生才質高下咸底于成後多歷顯官有至中書叅政國子祭酒者莫不感德曰此吳先生之教也及三年皆勸趨篤就道曰吾安于此他非所願人莫能強居數載以從弟乎陽同知孔麟故得解官歸將夫弟子各持贐不受及歸惟翁簇盛故衣及錢數緡而已遠近學者接踵于門洪武戊辰楚王遣人致書請爲諸王子師至則待以殊禮凡十載小心愼密敎日有益蜀王尤敬慕有自鄂來者必問曰吳先生安否湘獻王亦致書問候有詩曰清才美德冠時儒辭翰欣看遍楮㚒自愧諦才思見面故憑

海鶴寄音書又曰蝶浦回舟喜遂歸故園松菊想披離醴楚薦設待君又同賦淮南招隱詩歲賓與四方交聘以司文衡楚王念高年馳畢具苦却其聘幣而自遣歸如其數若是者數矣　文皇薦祚纂修　太祖實錄召入史館既畢荷賞賚優以閑職除開封教授周王召講賜予甚厚世子尤加崇重每見不稱名惟曰吳先生永樂三年卒年七十六公學問博邃于羣經子史靡不究析文章溫淳平易不為險刻峭厲之言作詩古體追漢魏五七言近體有盛唐音字有晉人風格不擇紙筆俱得其妙嘗燈下書小楷盡一紙可數千字雖年少者自

敦弟及性至孝友弟沒撫諸侄田產悉與之蕭己接物雖小夫僕奴皆知敬愛喜飲酒無賓客終月不飲若值親故傾倒連日不辭酬次軒豁未嘗有分毫塵滓每于廣席掀髯論辯一坐盡傾時禱佛經學者疑而問之法然曰先夫人遺命也有匡山樵者集黃鶴山樵集幽翁集大義齋集若干卷

胡公

胡公名翰字仲申金華人父英元末爲太平路教授翰幼聰睿甫七歲志氣即舒舒自異一日於道中得遺金守不去坐俟遺者至而還之歸告母何氏何奇之曰此

子必以志節顯長傳父宦游蘭谿從吳貞文公學博覽
經史又登許文懿公之門學益淵邃時黃文獻公溍以
文章名天下天下師尊之見翰文大驚稱贊之不容口
而翰寒然不爲之屈也遊京師羣公交譽之多所契合
而丁武威余公闕宣城貢公師泰尤號知己或勸之仕
不應還過廣川弔董子謁曲阜拜孔子墓而歸已天下
亂避地南華山中著書爲樂洪武初大臣交以才行薦
召見時方籍金華民爲兵翰從容進曰金華民多業儒
不習兵籍爲兵徒糜廩粟耳 上立爲罷之已 上憫
翰老儒不欲煩以事授衢州學教授會修元史召入局

纂修撰英宗睿宗實錄及拜住道童丞相等傳書成賜
金綺而遺之愛北山泉石佳勝定居或乘與入城訪故
舊則留連數日高明卓絕慕程邵二先生之為人所養
甚深出言簡與不煩而動中繩墨極乎博而守則約務
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為
𨈆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為當其所著衡運并
敉𥠗初正巳諸篇皆覃精名理窮極造化而為天下之
大綱正法焉吳祭酒沈以為如五雖麗天芒寒五色朱
拭在廟肅然其音云洪武十四年卒年七十五著有春
秋集義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山先生集

李公名希明字淳文東陽人父唐從許謙游潛心經史爲詩文必以理勝一時名輩如胡翰宋濂雅相推重之爲本郡儒學教授所著有靜學齋尚絅齋集希明夙承庭訓多所淹通洪武中舉孝廉入太學會選第一授伴讀侍　太宗于潛邸從容輔導甚被禮遇陞御史進江西左參政時陳友諒餘黨依險縱掠　朝廷將出師剿之希明奏乞矜其勢窘實非得已招撫不服興師未晚從之榜示流民爭先來歸乃以安撫功擢刑部侍郎卒于官

徐公

徐公名興祖字宗起處州橫陽人自幼持重好學受書於鄭伯玉受詩於周可仁受易於史文璣文璣之學出於冰壺鄭氏有四書管窺行於世公盡得其學故於義理尤極精詣至於子史百氏靡不研究遂以學行為一時賢士大夫所尊因其所居稱之曰橫陽先生洪武六年薦授郡學教授具有法式衛之守將嘗以郡城北枕江沱潮患請改築嘗道者來屬其事衆壓於勢心知其非莫敢出一言獨奮然抗說具城顛末及潮來嘗為患辨甚力其役遂寢有冦嘯聚山谷間蔓延平陽瑞安

朝廷遣將殄除檄郡丞王全率民為鄉導全就問計曰

鄉民出迫脅一時詿誤無由自新若開其生路招諭之來即為良民如此則烏合之衆自當解散渠魁必成擒不然則玉石俱焚虞詡之悔後將何及全用其言全活者甚衆二十九年較藝江西人服其公後秩滿請致事郡列狀 上聞乞留復故職洪武三十五年卒公敦行孝弟待母弟篤於義白首無間言與人交久而益篤雖鄙夫孺子來謁接之皆有禮意未嘗幾微及人過失文章簡質典重為方正學所推有稿若干卷

徵士唐公　趙公　汪公　梁公　陳公　周公
劉公　陶公　宣公　俞公

唐公名桂芳字仲實新安人父元字長孺號筠軒博學攻古文徽州路教授致仕生甫十歲授業於鄉先達洪潛夫之門日記經史穎悟絕人益遊學廣所聞見客金陵聘主明道書院再聘司訓于昇一時名碩皆重之商榷詩文莫不心服後主何察杜叔良家以薦爲崇安縣教諭再爲南雄路學正未上居歙蘄黃盜起挈家避亂陳友諒將寘軍中一夕脫去戊戌　太祖下徽訪問耆儒僉院鄧愈以朱升姚璉及公薦召見　上問曰喪亂

以來民心望治吾深知之對曰自大軍去後民獲所歸
又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乎曰頗怨　上曰必愈所為
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諳成
敗之迹若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一
天下其道何如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
天下于一　主公聖明神武兼數君之長果除禍亂未
嘗妄殺出民膏火措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
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上曰此言
是也我積少而費多所給於民甚非得已然皆為軍需
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己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養之曷

嘗志也皆頓首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　上曰有
不便者盡言之皆拜謝賜布帛郡僉院聘掌儒學事
秋祀三獻未終知府魏均群飲福受胙而俾卒遮攫其
肉以出公惡其瀆法整禮立殿階上朗讀糾劾之文左
右莫不震懾爲公危而鄧公尤加敬焉退授徒爲終老
計扁其居曰三峯精舍學者稱白雲先生無何駙馬都
尉王克恭太守魏均群俾攝紫陽書院山長先是書院
在南門外燬於兵爲度地于東關重構中肖文公像傍
肖西山勉齋以配享焉有二穹碑乃宋理宗賜紫陽書
院四大字龜趺臚拔滚中雖經兵燹而二碑巋然不毀

家以爲復興之兆也至是果驗日課讀藥堂日文詩辛亥病子孫環侍自作贊曰兩袖清風千里白雲蕭然而逝年七十三先生長身美髯髮雙瞳如漆面如紅玉氣象邁老而彌壯雖遭困躓意氣浩然每富貴客席命酒未酣清談娓娓議論風生莫不傾聽澹于利欲輕財仗義與人交耐久勝剛孝友特至方留金陵崇安遇父生辰辭會必刻期而歸文章以氣爲主辭嚴理正勃勃動人詩清新流麗出語驚人而聲調格律鏗鏘瀏亮有武夷稿白雲集略四十卷

趙公

趙公名汸字子常歙人一日休寧人少讀朱子四書疑難不一師告以初學毋過慮輒不釋夜歸取文公大全集語錄等書繙閱由是有悟遂厲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聞九江黃楚望先生杜門著述再往乃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又再往留歲餘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甲申父喪謁翰林虞公於臨川授館於家一歲所上書曰聖賢之道大矣學者可不知其要乎嘗聞之吾之至尊至貴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心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謂也虞大稱之元末四方擾攘起鄉兵輔汪同保鄉

里嘗論爲國家者不能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眞可任將兵者使臺省貴人郡縣俗吏共軍旅之權賞罰不明故是非淆亂而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棄不講徒欲以歲月僥平安可得哉最得其時用兵之弊丙申　天兵克定郡邑益於術之柯山潛心著述不少輟壬寅復歸有司屢徵辟繼以議禮召皆辭已而起山林遺佚徵修元史在召中竣事得　請還丙申卒年五十二新安自朱子後儒學攤爲東南鄒魯然其末流或以辨析文義纂輯羣言爲學公獨超然得其大者每謂周易春秋二經皆夫子

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不傳之妙然後孔門之教乃備其于春秋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以爲左杜主史釋經而不知筆削本旨公穀知求筆削之旨而不考魯史舊章俱不能無弊乃離經析意分爲八類辯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詞以著聖人筆削之旨作春秋集傳十五卷以明聖人經世之志著左氏傳補註十卷師說三卷以爲學者求端用力之階其於易經則聞諸黃先生必須明象又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畧相同苟通其一則可以觸類而悟矣作序卦圖說及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其學

以精思爲本領以自悟爲歸宿勉勉向上工夫常曰讀
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羣疑𮕿起如蝟毛要須得程朱復
作面命之而後可釋然爾每誦苦思之功若有神助聖
人復起不易吾言一時學者皆宗之稱東山先生即以
名集一

汪公

汪公名克寛字德一又曰仲𤼵祁門人世傳理學父應新字
元美記識博洽議論慷慨嘗著便民二十條力陳當世
要務欲上臺省不果母康氏生五子次四爲公六歲教
之孝經語孟隨口成誦於理學洞悟取四書自定句讀

晝夜誦讀恍然知道理之要旁極諸書元延祐庚午郡守聘主道一書院往浮梁拜吳可堂先生仲迂于州學以文印正吳先生曰讀書明理所體諸身文章與時可不學而能也聞之惕然遂篤志聖賢之學旣歸扁其齋曰思復銘于壁以自勵次年吳先生講道武林勉使克貢答以斯之未信泰定丙寅春謁嚴陵吳先生朝陽與論所學吳喜曰子可謂真知作春秋心法矣是秋舉浙江鄉試次年對策見黜南歸益刻勵爲學遂厭科舉取春秋博考諸說同異得失以胡文定爲主而研究衆說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學士虞公序行

之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其餘論著尤多至于經史聖賢之言心融神會造詣深洞故為文渾融典雅而獎掖學者多所成就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間數與鄭師山先生講理論學意氣相得尚書汪槃溪先生謝事家居尤重之四方從游甚衆嘗語學者曰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為先至于文章特其餘事篤志著述不以一毫利祿動心諸學者稱環谷先生至元戊寅父歿哀毀踰禮至正壬辰蘄黃兵至避兵深山所居焚掠殆盡處之晏如事平返故廬洪武二年聘至京同潛溪諸公刪

修元史九月事畢特　旨俱留祿仕老疾力辭乃命禮部設宴賜白金三十兩采段二表裏給驛而還抵家壬子年卒年六十九

梁公

梁公名寅字孟敬新喻人家貧力學遍通六經累舉鄉不第棄去遊金陵至錢塘一時名士多願與交辟集慶路訓導居一歲親老辭歸明年兵起隱居教授及　上平定四方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律制誥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皆推服書成賜金帛將授以官老病辭許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學稱爲梁

五經或問曰吾輩免亂離之禍享太平之福何以報吾
君公舉手加額曰願吾君恭已九重存心四海講天理
而遏人欲進君子而退小人愈于華封三祝矣新昌有
士人負氣自豪筮仕得蘇邑比行來謁請教應曰清慎
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得矣復何言士子意未
滿請天德王道之要微笑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
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語人曰孟敬議論平平耳
越三年以不檢罷官歸愧且歎曰吾不敢見石門先生
洪武二十三年卒年八十二著有周易參義詩書演義
周禮考註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畧宋元史節

要及石門集行于世

陳公

陳公名謨字一德泰和人學者稱海桑先生洪武初徵至命坐賜茶藏禮學士宋濂待制王禕文章請留為國子師引疾歸家居教授屢應聘為江廣考官所拔士往往知名自幼能詩文初習周易後兼通詩書三禮諸傳旁及子史百家辯析純駁犂然歸于至當雖不願仕而時務一一籌諸胸中有朳朳如響嘗謂學必教本莫加于性莫重于倫莫先于變化氣質若禮樂刑政錢穀甲兵度數之詳皆所當講一時經生學士廓然從之事親至

孝其於弟友愛尤篤族黨中有爲不善不敢使聞所著
有海桑集書經會通詩經演疏其若干卷宋學士諸公
初見其文評之曰湯盤商鼎器之古也大羹玄酒味之
正也惟智者知之楊文貞公有詩曰純明程伯子酒落
邵堯夫其爲人克似云

周公

周公名南老字正道本道州人濂溪先生之後宋季徙
吳祖才父文英元末有傳南老府薦授永豐縣學教諭
改當塗縣代還會天下亂省臣奏爲吳縣主簿僧普益
殺人久不得尸移檄責縣神次日覺羣烏飛繞有異跡

其所止得尸於湖濱縣稱神明尋辟爲浙省椽上書言
時政六事曰開荒田節財用通鹽法息奔競辦禮分公
銓選除兩浙鹽運知事進淮南行省照磨改江浙行省
擢本省理問　國初徵詣太常議郊祀禮成發臨安居
住放還卒公端敦好學本於義理而詳於制度所著有
易傳集說喪祭禮舉要姑蘇雜詠拙逸齋稿子敏字遜
學洪武中舉任長洲縣學教諭後與金華胡隆成同召
以親老辭歸親終改廣東軍器局副使子汝安溪主簿
淵遂昌知縣孫綱字文叙以薦授廣東融縣丞進知縣
卒綱治融十有八年有惠政成化中都御史韓雍以融

人思剷不忘奏剷于奎為融丞未幾進擢知縣兼攝羅
城慎遠二縣後丁母憂改茶陵州判官卒

劉公

劉公名于字允恭先自新淦徙永豐父庭蘭業儒于幼
淵敏嗜學書室懸燈屋壁盡黑大父與客坐命羣從子
弟賦詩應口成今體四韻語多驚人稍長以文謁虞文
靖公集公深器之至正中再舉南宮不利獨謂親友曰
中原亂將作乎風氣日漓而人心不固將鼓邪說以蠱
其中譬猶病者已在心腹閒吾得瞑目不見之幸矣胥
泰和州學正羣盜蠭起永豐亦為盜所據二親皆陷徒

步犯荆棘晝伏宵行出萬死中竟迎親就靜養州當贛吉之衢守帥互猜疑調解之秩滿還鄉烽火未息潛遁岩穴不以世故嬰念洪武元年徵至京欲用之以疾辭四年薦至命講書　上肯賜冠服欲處以州縣之職老力辭　上召前熟視曰爾誠老矣命賦詩文就以進上悅賜酒放還山會行科目歷考福建廣東二行省鄉試得士爲多明年卒年五十五子四壽厚鼎正皆世其業厚尤善文辭

陶公

陶公名宗儀字九成先閩人再徙黄巖父煜行樞密院

郁非宗儀冲襟粹質洒然不凡少舉進士一不中即棄
去好古學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張翥朱吾李孝光
杜本問等肆力文章其緒撰法度過人尤刻志字學工
舅氏趙集賢雍篆筆家甚貧揚華亭教授過人無夷險
倭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古今人物上下數千
年竟日不倦至正間浙師泰不華南臺御史丑閭辟舉
行人又舉轅官皆不就張士誠據蘇一時文士依以周
旋者甚盛議將軍諸獨不往洪武辛亥詔取天下士
癸丑命守令舉人才推上皆以病免或誚讓之歎曰親
不逮養捧檄祗令人悲況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老死

太平幸矣賴分之榮其敢覬乎藝圃一區果蔬著積度給賓客祭享餘悉種菊栽接灌壅身自為之間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為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崎嶇亂離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力人以孝稱因避兵家城北泗水之南老焉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郛一百卷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脫稿者不與焉弟宗傳代爲令宗儀文選郎中

宣公

宣公名昱字彥昭浦江人生長富家而不喜奢挑之習別無嗜好唯購書不知休或請厥示亦豈貪多不斷元

末判平陽淸白凡所需之物必取給于家儒生有百畝之園爲世家所侵奪屢訴有司輒以厚賄屬吏連年不決呂立斷還之儒生兩金爲謝叱去曰璽汝當爾吾豈私汝者耶猶恐童奴陰受之陽縛執地持杖大聲曰儒生所送金何在童奴垂涕曰某實不受金釋之曰吾姑試汝留後十月儒生齎菜一本裴潰成蓋入謝曰判官淸苦敢以一菜爲獻曰是雖微物終有私意存遂麾識而歸之天大雨民與軍爭蓋民曰我物而軍取之軍之辭亦然絕無證左者彥邪命裂而爲二並驅出使隸卒踵其後軍忿詈不已民曰汝自失蓋于我何損耶隸卒

太平幸矣踰分之榮其敢覬乎藝圃一區果蔬薯蕷度給賓客祭享餘悉種菊栽接溉壅身自爲之間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爲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崎嶇亂離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力人以孝稱因避兵家城北泗水之南老焉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郛一百卷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脫稿者不與焉弟宗傳代蘇令仕爲文選郎中

宣公

宣公名溥字彥聰浦江人生長富家而不喜奢靡之習別無嗜好唯購書不知休或請溉示內造顯宦不靳元

未判平陽清白凡所需之物必取給于家儒生有百畝之園爲世家所侵雖屢訴有司輒以厚賄屬吏連年不決昰立斷還之儒生函金爲謝叱去曰爲汝當爾吾豈私汝者耶猶恐童奴陰受之陽絣就地特杖大聲曰儒生所送金何在童奴垂涕曰某實不受金釋之曰吾姑試汝爾後十日儒生齎萊一本裝潢成帙入謝曰判官清苦敢以一萊爲獻曰是雖微物終有私意存遂題識而歸之天大雨民與軍爭釜民曰我物而軍取之軍之辭亦然絕無證左者彥昭命裂而爲二並驅出使隸卒躡其後軍忿詈不已民曰汝自失釜于我何損耶隸卒

不響響無不震且清越也任蕭當爲國子助教以母老
願官江南擢歸安縣丞築海鹽塘費省而民不勞陞江
山令居生母憂除改永康所至葺廟學聘名儒講說平
民徭賦民有私人妻而殺其夫者一訊立決以無援官
久不遷雖仕下位而公卿貴人皆尊禮行省較士輒延
至主其事者三同考者四門生學徒貴顯者甚衆謝歸
高皇都金陵徵至賜粟帛問以政教之要以瞶辭歸官
其孫桓俾以祿養洪武元年卒年九十其學無所不通
文章厚樸踏方謙抑家政肅然所著聽雨集二十卷桓
後官石州同知

耆儒陳公　黃公　吳公　王公　附葉子奇

公名雅言以字行永豐人父立本與元路學正公生年十三祖可權常閉戶較書偶至其傍祖捕架上書與讀聲琅然無一字齟齬數過即能背誦稍長授詩于傅舉微授書于徐江東二公見其穎異咸歎賞之舉業既成肆力于古學經史子籍靡不蒐究一夕夢人授以竹簡分充藥府之藏是文思大進元末以茂材薦弗就乃著潛夫擬作閔已寒松二賦見志雖居亂離不廢著述已而喪父於擾攘中殯葬必盡禮國初平江西郡縣設官修舉廢墜永豐首請興教事屬創始戶口土田失實供需

百出縣官束手無策代爲規畫公私稱便建廟學成祭器聘致賢俊以就教育後皆成材收其族子之孤寒者撫而訓之有貧者衣食之父母妻子殁無以殮者又具棺衾爲葬之行之數十年無倦民有負官租至三年不能輸督遣甚急鬻其一女爲貸所遣女得歸改嫁士人郡守屡薦輒以母老辭母年九十四乃終寢苫枕塊三年哀毁食明服闋日愈草便宜十五事欲上未行疾作洪武乙丑卒年六十八

黄公

黄公名珏字玉合號菊東餘姚人八歲始能言即中節

母喪哀毀如成人力學不問寒暑初習春秋受學蔡氏
清諸公爭延致授館者且四十年屢試不售棄去晚年
喜讀邵子皇極經世書嘗曰天人之理微邵子能推其
極帝王之道大蔡氏能解其全然非朱子訂定後人何
能窺見彷彿蓋其學至勞而益勤至博而守之以約有
獨窺其深者同母兄璧庶母弟瓊瑤玠庶母行譜遂失
愛于父而孝友益篤終始無閒父沒分產悉推善者曰
此遺志也有富人庶弟欲訟兄者引大義切責得止兄
聞來謝却之洪武三年卒年七十一朱子之學既行四
明猶守楊文元沈正獻二家之說及慈谿黃文潔稍考

經史一折衷于朱子士方翕然向風文學浸其弟彪卷
彥實以家學接續于宋元之間及門之士甚多而卓然
有立則莿東其最著者子熙有學行

吳公

吳公名海字朝宗號聞齋閩縣人在元季以學行著稱
時四方繹騷所在盜賊紛起遂絕意仕進深自韜匿闔
與同志者講說經義賡和詩篇一時名人如貢師泰輩
皆重其人　國初部使者欲薦于朝力辭不就闢一室
於家圖隙地爾經就史燦適其中因採撫古人孝子順
孫節婦烈女及兄弟之相友娣姒之相宜者附以感應

顧稱各爲一卷以傳布閭巷令小生稚女誦而習之名
曰命本錄謂克培其本則司命者皆無權也又著書論
揚墨佛老爲六經之賊管商申韓爲治道之賊遺事外
傳爲史氏之賊支詞蔓說爲文章之賊上之人亟宜取
其書禁絕之使天下曉然知正道之當趨岐徑之當塞
名曰書禍平居慮必樂讓言或有因事規正者欣然立
改因扁其延賓之所曰聞過常慕鄒魯士風之淳厚燮
欲從居不果因以魯齋自號志所願學也爲文嚴整雅
與咸有矩程而一歸諸理後學咸宗仰之有聞過齋集
行于世

王公

王公名毅字剛叔龍泉人初西鄉有王氏子奉神甚謹嘗斲木肖像拜其嘗禱處成瘞毅母某氏有娠夢王來而誕在赤子時頗異遇浴及手足露皆怖而哭姑懷之則止頭忠瘍母惡其臭卷木葉掩鼻嘗乳時閉目弗之視孩疾大作身熱如火燃觸畔懸繩代榜無風自搖及能言備陳入浴時夢蹈大海茫無津涯風人手足劇痛若砭割姑衣有纈能覆之乃安木葉氣烈不可近熱弗能禁神出戲繩上下視一小兒僵臥心知其爲巳也熱退乃復還人咸奇之六歲知好書家貧不能致每借市中

一誦輒能記憶稍長所嘗益深父機命牧牛掛書牛角
而讀之隨牛東西行日入忘歸復使之覘舂溪濱挾冊
坐轄車則米成粉不悟父怒逐之出世父與明儕之爲
代償其米且令聚徒教授束修之上悉以購書積至萬
餘卷精思疾讀唯恐其盡夜分燈暈洞徹罔其吟諷聲
或至達旦不寐因觀周子太極圖說嘆曰此升聖域之
階梯也人心天地同大局於一藝可乎會上饒鄭原善
來爲郡錄事往質所疑鄭甚器重之已而往謁許文懿
謙於金華山中許爲詳陳理一分殊之旨豁然如夢斯
覺居久之絕淮泗涉黃河觀泰山鄒嶧之雄徘徊闕里

悵然有千載之思遂北至京師縉紳若王文獻濬搢文安孫斯翰林承旨 歐陽玄參議中書危素爭相引重聲譽翕然至有薦爲檢討經筵編修翰林者皆固辭俄南還鄉里益以躬行實踐爲教其發明本心之學至利欲沉冥處聞者或至感泣一邑化之歲饑語縣令勸分之法民賴以濟至正中荊襄兵起掠七閩直犯縣南鄙盡入篆贇將軍石抹宜孫破之未幾盜發青田揚言來攻縣長吏竇忽丁遁盜遂浸入召門人章溢季汶謝曰吾豈忍以良民畀豺兕乎溢等奉命部勒鄉民爲兵逐殺羣盜大府錄功賚以金幣不受俄部使者下令正

丁忽罪丁悫集季溪惡少年據險阻方命首害殺千家年五十二弟子胡汝方參軍事鄱陽急馳歸帥帥剪夷之越二年始平隱居不食祿其尊主庇民好善疾惡之念甚切余閱持節汝禮重之謂卓然不讓古人而獨歎于文詞歎曰當今之世何能文者如牛毛而植德者若麟鳳莫能知重輕乎然人有求者揮毫立就亦淵然有奇氣可誦自幼不嗜葷肉雖強之食終弗能下咽閒居斂容澄坐多至夜中或倦極目瞑鼻息雷鳴坐容未寢者談辨蠭起晨與先生各能記其言而折衷之其神全而不亂如此時同邑葉子奇字世傑生元季世博達今

古詭德匿名洪武初有司春祭城隍羣吏先竊飲猪腦酒縣學生發其不敬子奇與羣吏株連就逮獄中以瓦研墨書草木子出獄成之其曰草木子者以草計時以木計歲以況其生而傷其言之立也其書稽上下之儀星躔之魁陰陽五行生尅之運海嶽浸瀆夷戎希乇之物神鬼伸屈之理土石之變魚龍之尤律曆推步易衍之大宗釋老孔制之書而歸於六籍之緒野記時事失得兵荒蕃異文弗避而義甚則平生所著又有範通玄理大玄本旨齊東野語諸書

終